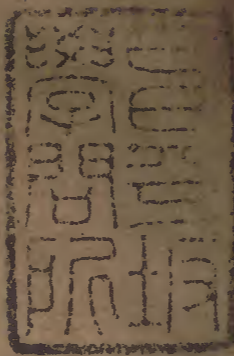


觀月貞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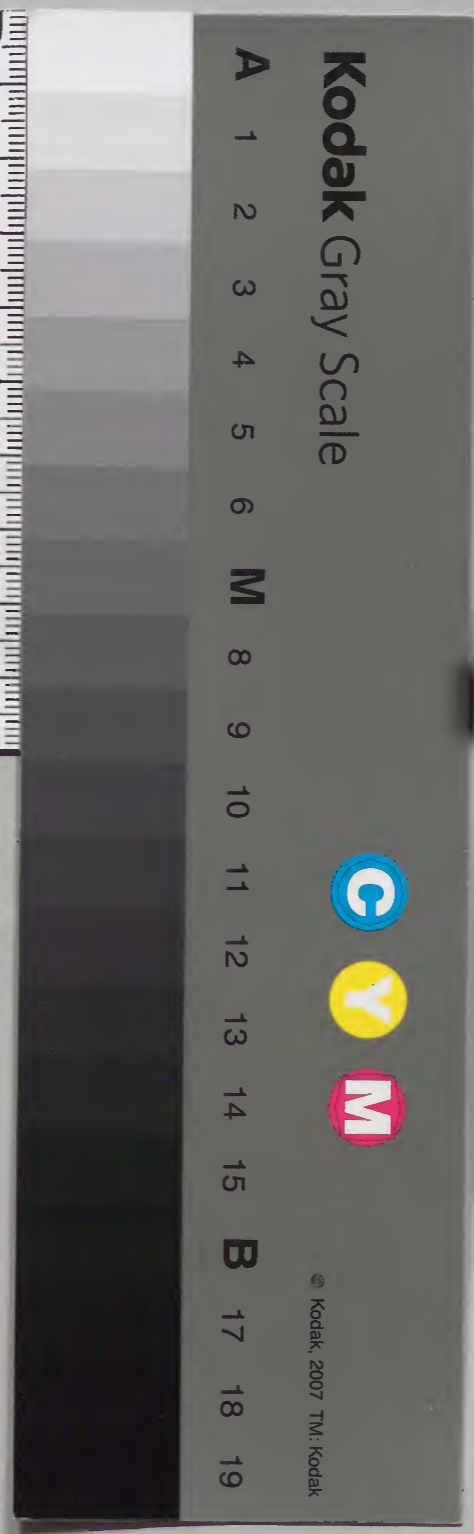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三二七	
		九七三	
		二五三	
		一	
冊架函號類			

內閣文庫		
三九	三二七	漢書
函架	二五三	
冊架	一	
冊架		

小説八五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273
冊數	2 (1)
函號	309 183

309-183



設聞瑣錄叙

淺草文庫

設聞瑣錄者何非紬藏室覩漢儀典實之語而

傳聞於耳剽不經之說故曰設聞朝野雜誌間

以戲謔前人之吟諷一字一言之有異妄有瑣

瑣評論濫及於拙語故曰瑣錄天地之間何事

不有也芝變化去無窮而來不盡可恠可笑追

相感念廣知語資動植之廣者不有編錄今古

冥行予處冗官三十年頗聞縉紳間緒論東浮

西轍所見亦甚夥而倥偬不暇焉及退藏材舍

行園睡餘聊欲緝綴而茫然記憶十不存一是

可嘆已昔日剪燈而話謏聞傳疑後雖證訛諒
無罪案今者較耕而錄書葉貯盡縱失倫次豈
無鑑誠云梅溪叢話秋江冷話雀氏漂流記并
附于內嘉靖乙酉之端午朔適菴老人伸書于
今是軒

謏聞傳疑後雖證訛諒
無罪案今者較耕而錄書葉貯盡縱失倫次豈
無鑑誠云梅溪叢話秋江冷話雀氏漂流記并
附于內嘉靖乙酉之端午朔適菴老人伸書于
今是軒

謏聞傳疑後雖證訛諒

無罪案今者較耕而錄書

謏聞傳疑後雖證訛諒
世少文獻之家村野閑談宜無載錄自三韓以
來朝儀地誌漠然難知金富軾撰三國史年代
不遠可以詳著而如勾麗之卒本川沸流水丸
都國壤松讓國黃龍國沃沮穢貊肅慎渤海皆
不知其四至八到何耶高麗盛時文士彬彬宜
有雜著稗官小說足以傍見攷證而屢遭兵燹
灰滅耶于今不見可勝嘆哉
鴨江以西入中國以來蓋牟城今為海州蓋州
復州金州衛之地挹婁國今為瀋陽中衛三萬

衛之地安市城今在蓋州衛東北七十里皆為
渤海國之境如建安卑奢白岩等城皆不知的
在何處予屢赴燕京道八站歷遼東海州衛
之境未嘗不西向目想而心存也過鴨江西松
海數百里之地俗稱弗訖里予疑渤海之訛云
元置東八站自遼東至鴨江有頭館甜水龍鳳
大松小松鳳凰湯站皆有遺址其一不知今於
龍鳳站遺址設鎮夷堡小松站設鎮東堡鳳凰
站之東設鎮羌堡距鴨江七十里更設湯站甜
水站仍舊在其東又有連山把截所距遼東百

八十里

江

三國時高句麗則跨鴨泣而有之新羅則北至
漢江東南傳于海地固倍於百濟矣百濟即今
全羅忠清二道之境局蹙數百里之地而能與
二國爭戰何哉俗性強悍兵卒武耶抑地小而
民衆甲二國耶皆不可知
三國之地合而方不過數千里國史各記災祥
休咎固不同矣至於日月之食則新羅有之百
濟勾麗未必不見而或書或不書何耶
破閑集云晉陽古帝都未知眉叟何據云然雖

三韓時有立國于晉州者特小小封聚耳豈可
稱帝都哉
俗以慶州爲東京平壤爲西京開城爲松京予
皆遊歷焉東京之五陵巫山靈廟鮑石亭瞻星
臺西京之井田密臺觀風殿麒麟窟故都遺跡
千載而下彷彿其一二若松都之毀則近在百
餘年前三十二王之陵墓名公鄉之宅舍亭臺
宜無不存而求殘碑斷碣於丘壠之下不可多
得豈麗俗不尚表豎哉今人一命之士歿則皆
有埋碣表石後世見之必興遐想不須多謂

疏

李仁老云安和寺南丹崖碧嶺松栢參天世以
爲烟霞洞仙真所居予見平丘禿嶺耕田黍離
耳安在其爲仙居陵谷變遷有如是哉自開城
至東坡驛約行二十里有招賢院是爲普賢院
舊基鄭紳夫盡殺朝臣處俗謂之朝廷沉高麗
毅王嘗乘龍舟遊衍忘返今見小溪淺流不成
溝澗何以勝舟菴王想包山堤壑以成湖池恣
行樂耳淵逝之變有歎哉
弘治戊申翰林董侍講越頌 詔竣事而還求
訪高麗故都登滿月臺凌山椒步上百餘步藉

石而坐顧視國都白真形勝之地但恨南山伍
小耳又申薛林堂於新涉
許文景公琮為董侍講館伴時方暑月乃於安
城驛南十里崇壽山下設幄次供午饌山溪清
澈縈流于坐席下網得魚兒旋令譯官宓沙放
魚看其游泳又令騶人上山角吹唳囉其聲殷
殷然振崖石侍講樂之改山名為葱秀作記留
焉
成宗命鑄石立其傍
蕭穎士性異常嚴酷有一僕事之十餘載每箠

楚百餘不堪其苦人或激之擇木其僕曰非不
能從他遲留者愛其才耳僧雪岑性異常輕薄
其弟子善行事之數年每受其罵辱箠楚然其
不能去者似愛其才耳或問善行不去之由曰
吾心誠服之所以不去乃言吾師嘗於一深山
瓢精舍取一勺小瓢子承舍後瀑布水乎捧高跪
于佛座前自寅至酉分毫不動動則水傾瀉矣
又改勺水自酉徹夜至寅如前跪奉如是三日
夜予謂此禪定即佛也所以心服而不能去
龍岡縣有一海翁漁釣為生頗有子孫家業年

過九十常呼子孫之何不置我水傍我欲恣意
游戲其子以為老病瞶悶耳不從之呼之竟歲
乃云苟不從我言則何不置一盆水於我傍子
試置之翁溲洗手足其喜異常如此又竟歲漸
化為魚隣有同業者聞之趨往問之翁仰視而
微笑其腰下則鱸魚也數月盡化為魚放之於
海云
江陵府漁夫得病常呼往海傍試舉置之脫衣
入水即化為人稍魚
圃隱鄭文忠公臨命之歲春月嘗訪友友不在

即就花階折花吟賞因起舞呼取酒來主媪以
梨花酒一大器進即盡飲又索一器飲立盡嘆
曰節物如是惜也風氣甚惡甚惡公登溷必移
時得詩句則於廁上取筆硯書之夫人問曰近
日何不廁上作詩公愀然曰詩思也波
英陵甲辰歲孝寧大君得西湖之勝處構亭時
方旱而臨幸適得雨遂以喜雨名亭曰
成廟癸卯歲亭自毀明年甲辰月山大君得之
於孝寧再起亭而名以望遠御製三律詩為
額板適環一甲子而亭之興廢未必非數也

西河君任公子深嘗與申高靈崔寧城謁安平
大君燕語適右相南公智入刺諸人起避大君
留之佐酒時大君方與右相議婚右相曰某有
息女貌醜不堪爲貴家之婦請閱視大君曰采
女親擇宮禁之事予敢僭耶相君安有是言婦
之妍醜吾無介意南請一老青衣就見吾女恐
有悔言安平不聽南唯而飲酒酣起曰有一
事請再陳焉適見河陽瞽者金鶴老其人善卜
言我家休咎盡驗云君之二女皆命隻難過一
生者也恐以是爲累長女歸臨瀛大君今守寡

此其季也安平笑曰相君何信巫卜之言殊非
大臣拒妖說之意南即曰諾寒族連姻王派誠
爲多幸但薄命之女貌又不揚慮有後言今蒙
大君意確何敢辭避貧家謹辦粧奩以俟是年
秋安平之子友直娶右相女明年壬申右相得
風疾瘖不豫事又明年安平被罪南以姻婭不
逮者以其病也殆天之爲而金亦善卜哉南以
友直故闕贈典弘治己酉其孫南忻上疏以請
命議于大臣追贈忠簡公一
忠簡公自爲小官有騰志爲司憲持平時都承

奇趙世老有唯薄之誚無敢先發公曰吾能爲
之一日早赴朝參率所由二十餘人先至待趙
入今所由盡綁其丘史無一人遺者即於朝房
鞠問云汝公某日往何處宿誰家其丘史皆對
以實又執其奸家軀口鞠之不能隱其情
英廟朝方重奸法遂廢趙爲庶人
河文孝公演爲慶尚監司聞南智新授都事憂
之曰此年少閼閼子必不事事吾其奈何南初
至謁入座公欲試之乃抄難判公事卷宗付之
曰君試剖析來及退使人察其所爲方與客轉

日

驚

飲于帳中公嘆曰果如吾所料明日南酒醒起
披卷宗一過以瓜甲畫標進于公曰某字失當
錯某事錯當辯公不覺驚服自是款待特異南
眷一妓有娠一日封貢梨有刺公故謂南曰吾
有親友病欲寄梨君亦應有之即起對曰有之
乃分與一器陰使觀之則啖其妓矣南後察知
爲公所弄到晉陽登臺石撲公顧南曰吾鄉山
水信奇哉南仰曰山川則美矣但品官好事耳
相謔而罷後河在相府而南及登相位河曰監
司非急足幾爲都事所躡

正
南爲三英廟守陵官由是入爲議政自製辭箋
示金公漢卿曰僕所製箋君試斥死之金遂改
違簾失偶數句雖然自製箋文未爲不學也
金鶴老初見西河君卜卦成云君之慈堂少嚴
顏十二歲未知何術也
有一文官爲大廟祝及贊讀祝嚶嚶不能開口
有承旨急進代讀訖光廟曰吾今之祭如不
祭罪其文官友人詰曰爾何怯而不能讀祝耶
其人曰吾始就讀祝位見祝文之字知蠅頭已
而如蚊飛去盡吾安得讀哉

獻陵廢世子讓寧時引入大臣以其事語之黃
熹李穰時爲判書堅執不可左徒俄謫于外凡
六年李廷顯獨贊其議英廟立首入爲相
獻陵一日命召黃熹至熹戴桶高頂笠子穿碧
色麁布團領帶藍條兒詣承政院熹方自田野
而至形貌厖然而已人未甚奇之獻廟曰熹
前日適誤耳此人終不可棄爲國不可無此人
即拜禮曹判書時年荒出爲江原道觀察使熹
內寬弘無至角遇上下二以禮其議國事善守
前規不喜改易

李叔蕃得幸於獻廟李澄王曹備衡皆守其門李驕踞上或命召不即趨詣一日方與客飲辭以疾以是論謫于外英廟朝李以純金帶寄贈都承旨金暎請得還都下金欲受而難其請每入朝手必摩挲其帶時方撰龍飛歌上問詳知先朝時事者金即舉李以對命召還京訪問故事李既還則門下之士皆來謁備衛澄王已歷樞宰而又一入則議政也李出見設椅子南向而坐餘皆設平坐子南曰吾門下人也女塔金某適見驚曰唉有是哉必敗乃家

衡 于 政丞上所體貌而敢如是耶於是方對平坐其廢斥之餘而傲慢猶如是龍飛歌撰訖命還送貶所暎白以業蒙召還宜特留之上曰不然叔蕃得罪於先朝予不得擅召用也即令還配暎竟不敢受還其帶李雖在貶常侈於自奉妾白以稍節恐後難繼李大怒即命斬之其豪悍如是李之子性落托無賴日辦酒食燕飲既賣盡財產珍寶復賣其居茅窮無所資飢窮之甚則乃親自負擔投遠方莊僕家中道糧絕而死

宗室江陽君臨終折取盆梅一枝遮鼻嗅香
書一絕句困不能成字其婿代竟之詩曰年將
知命病相催屋角悠心楚些哀梅萼不知人事
變一枝先發送香來書畢而逝公少年鼎貴雖
不閑於詩律臨絕之音亦可哀也生平酷好琴
酒亦喜資治通鑑遺命以三物殉葬家人乃寬
造外槨遂以玄鶴琴一張通鑑一帙酒一大壺
寘其內而埋之

凡人之將死精神不乱安然歸化者非有道者
則固不能焉孫二相葬孝常自言吾願必無疾

具
痛而終一日與諸宰劇飲話竟夕晨起謂夫人
曰吾氣似不平呼諸子來速具飯飯訖曰吾欲

効少時挾冊遊師門也乃取一卷書掖之上下
階級數次曰困矣吾欲休焉乃隱枕而卧家人
以為就睡良久視之則息絕矣嘗命好燒酒一
大壺埋于靈石下如命焉

瀆
西河任公元潛字子深聰明絕世嘗遭譴謫密
陽府觀察使姓朴巡至府試其文章應之如響
又欲試其強記乃取官妓籍無慮吾百人命公
一寓日後屏其籍使呼入之無一遺者而不亂

五

其次朴公嘆服乃馳駟入上言此大於東方不
可後得難有微罪終不可棄願速徵召入英廟
即命召來詰闕之日至止在燕寢隔窓謂東
宮曰古人有擊鉢催詩七步成詩者宜以雲為
題呼韻賦此措大作詩公即應製云駘蕩三春
後悠揚萬里雲凌風千丈直暎日五花文祥光
凝玉殿瑞氣擁金門待得從龍日為霖佐聖君
止即命以白衣叅集賢殿撰書局書英宗皇帝
復正之日世廟欲進賀表時崔寧城掌文柄
撰進表文上從召任元濬適間出赴召稍

遲上命鞠之既至則已傳召汝無時豈宜投
暇已命鞠汝矣賀復位表則宜即製進元濬謝
死罪皇濬撰表而進有曰十八載垂衣之化久
浹於烝黎千萬年曆服之長復歸千一德普天
之下如日再中之句上喜曰主文之作不可
棄之於其表文內可填此而用之攸司上讚
御批曰才高一國功可掩罪無事五六十八
凡官署之隸在京者供其司之役在郡縣者刑
曹摠其額歲定其數番上拔京充百僚之立史
名為選上奴其初根馬趨走供使喚耳後漸收

雇

其雇布勢不可禁則載救國典月不過收布布
兩端今則布布漸賤三倍督徵貧人不能堪欲
自供役則閭人蒼頭百般侵苦納價而後已大
官之職兼四五局者選上奴無慮五六十人太
半收價則月常得百餘足以資飲饌之費有一
大官腰腹彭亨一奴戲謂其友曰相公腹貯何
物而其大如是其友曰爾不曉事活吞下如許
我輩能不大乎
平山申氏乃麗祖功臣崇謙之後亦貫谷山相
傳云崇謙一日於太祖馬前射鴈中目鴈盤飛

數縣之地而墜麗祖遂以為界賜崇謙田移貫
平山云其遠孫孝昌果英廟朝官至正一品家
甚豐饒善風水學東方山水之源委靡不詳知
有來問葬地者必訪其所居鄉邑卧而指授之
曰汝邑之某地有某山山之某向必有吉地如
其言而求之無不得者嘗為其冰翁金士衡擇
葬地登奉安驛之後峯東望曰五臺山之左右
二脉予皆得焉中脉則尋而未得今果在是策
馬直進得於楊根郡之西遂開兆焉欲築齋菴
未定其所夢一青衣童子指導而得之乃築菴

名以中隱蓋誌五臺中脉之隱於是也又名其
山曰青帝以夢青衣童也西河任公云嘗承受
於公粗解地理云中隱山在太原
收隱自負才豪多用俚語以作詩如崔晝傳言
鼠夜傳又添不曾知減却知又前若負居後富
居又由中隱臨口字庭又雀飛東海上俗呼銅
盆爲東海故云又平挂真如板平挂蜜餅也以
粿和蜂蜜担成薄餅廣半寸長二三寸煎成於
香油謂之平挂或稱米子今人於喪祭婚姻賓
宴皆用此飭器高至一尺治具而不及此必以

雀

爲儉蓋自麗俗而然又云削竹串穿蕎麥饊仍
塗醬汁火邊燒蓋指粿菜炙也俗以蕎麥粿和
雜菜煎成饊切而爲炙塗醬而燒之用之於素
饊謂之粿菜炙俗節冬至以豆粥相餽遺公詩
云天淨閣閣曉色濃小娥梳洗淡粧紅家家相
送成風俗白髮衰翁樂在中上元作糯米飯和
菓實甜蜜相遺詩云粘米如繆姑作團調來崖
蜜色爛斑更棗教菓并松子助發甜甘齒舌間
攢止齋嘗落第與友人浪遊到水原愛蓮亭之
勝欲極言佳趣乃曰後日細雨濛濛飛雪霏

菓 結

咏

明月入簾荷香滿坐當此之時與二三子嘯咏於茲亭之上亦足以償今日之行矣友人笑其言之不倫蓋以非同時之景公亦自謝失言後友人適宰是邑而公為監司節鉞方臨荷花盛開公遂作蓮亭詩揭諸板上以誌一時戲謔之語偶然而中予謂是固各言四時之景耳兩是春雪是冬月為秋蓮為夏亭苟勝則四時宜各有佳趣儻來軒冕未可的指其重到之時故隨所值廣占而言未必為失言也

英廟後忽踳蹬卜者金鶴黃文燾公有寵於英廟後忽踳蹬卜者金鶴

老曰公母憂歲在乙酉必拜相至乙酉歲光廟幸溫陽郡之湯泉聞憲宗皇帝登極例必三公充賀使時京師路梗難於其人高靈進曰韓明澮出使在外而具致寬加十年老抗臣臣請行綾城曰申叔舟為首相在下者臣當行其夕上私語曰黃不堪相然為此行不可不作相遂入為右相充使而副奉石柱黃啓曰臣非文臣奉亦武人請得一文官為介於是以西河君為副即日肅拜宿于栗峯驛黃謂任曰以君之重而副於我我今慰心焉夜半中使忽至曰

元濟予方任使之不可遠出改以金禮蒙召任
速還黃無如之何執手垂涕而已黃竟往還無
恙而卜者之言有符云

具綾城中高靈各以平安道私儲穀一千斛納
官為軍儲換授于慶尚道以穀布質其利倍焉
船輸至江口高靈則一日間連車載入綾城則
寄置人家以一兩馱冒夜潛輸高靈聞之語綾
城曰吾奴與公奴同貨布于南方已泊于江吾
盡輸入公何冒夜潛輸乎寄置之久其無耗失
耶綾城曰公未知耳宰相之防納于各道者甚

衆雖載吾貨人皆指為防納則難以辨焉高靈
曰何害輸入吾貨何恤人言綾城之謹教以有
清名焉

齋乞洪魚詩細肌凝豆腐軟骨嚼沙糖又云
箕形如可得皆狀其魚之形模而語俗
閑堂代清州妓謝衣寄剛仲詩云憶君時後
展君衣別淚斑斑尚未晞剪破此衣還作縷欲
連愁緒寄君飛甚有意思賦遠浦歸帆云行色
青山動來陰白鳥驚來陰謂帆來之陰未見用
處

西河君爲禮曹判書時倭使告曰島主令我必
泊于東萊之金山浦問何云然荅曰凡我船泊
之地爲鎮將者必求贈賂實不堪命今釜山僉
于使潘熹則不然故云公因啓于上上喜即
陞潘階嘉善後潘爲節度使及他職皆有清名
超出於武班義州連上國之境互市饒物貸其
爲守者例武人而多貪墨及潘爲義州清節頗
手虧蓋適南而見金寶者思以兩斗攫而取之也
金靖宣公河善譯語英廟特寵異之其爲判
事時狎一倡鹿鳴兒者有一宗室宰相及都承

昉

昔姓安者昏昵之至有爭詰宗宰曰吾先所昉
也上使諭之曰如汝於國不足爲有無若金
何爲人所不能爲之事承事上國不可無此人
且金何無子宜給此娼爲妾汝或爭之當罪汝
今都承旨宣旨曰爾可以此娼爲妾否金囁
嚅以對後金有服往娼家憲司摘之上宥曰
吾前所賜也其勿論雖薄技曲藝英廟之愛
惜獎勵如是焉
獨谷成文景公出按關西眷定州妓入州留數
日將出有雨徵心欲留焉問邑宰曰恐有雨候

何如邑宰不解公意乃曰今日當不雨公不獲
已發向嘉山中路雨作賦詩之却恨雨師無老
手嘉平館外濕征衣

牧隱錄婦言詩序之至正己丑歲以五綜布五
疋買絹一疋若鄉紬四十尺則直布四疋而已
今則絹一疋直布七十疋紬四十尺直三十疋
衣製安得如舊哉其言悲惋云云又云斗米青
魚二十餘此可以見麗季物價之盛衰矣我朝
成化初年用卉布一疋買紬一疋卉布一疋換
米得八九斗米一升買青魚二十尾他物亦足

以資一兩日之饌距今纔四十年而買托裏紬
一疋則用五綜卉布至三四疋卉布一疋換米
未滿三斗而青魚兩束直米三四升一升米買
饌不足於一餉奈之何以能溫飽哉蓋昇平百
年生齒之繁衣食之者衆焉耳自今歷世懸遠
生齒又百倍則未知又何如既富既庶而人情
汰於奢侈則止之人其不率以儉可乎哉
牧翁上扎贊序云且濤吾子長源吾亦子蘿菴
山人吾又子之意也願子之終惠焉語甚奇又
廣通普濟禪寺碑叙云玄陵厚於正陵之事曰

鳴呼禮之變也情之著也緣情起禮其至矣乎
陽材云非牧老不能措是辭蓋用夏侯常謂藝
勝禮有變之語戲作回來僧渡溪墜馬失履詩
云山溪流入海馬卧欲化龍柱杖茫然忽落手
袈裟盡濕春雲濃折蘆老胡亦戲劇飛錫羅漢
稱神通借問隻復在何地定應不在葱嶺東不
須更踏石頭路自有一吸西江風用事精切詞
語雅健但恐僧之騎馬不必拄杖在手且著袈
裟如何

洪叅判逸童束第時出遊可載渡船有一豪士

率奴僕十許人或挾彈或携鼠狼鞍馬鮮明呵
呼而至見洪馬僕盡驅逐下船洪獨乞曰某亦
良家子請留一隅屏伏以俟其士登舟奴人各
捧饌物而進其士且啖且叩舷吟曰水鳥浮還
沒未記其對久之洪乃躍出曰山雲斷復連士
驚曰汝爲何人應聲曰生負洪逸童士即起携
手並坐聯句極歡因爲厚交士乃沈善也
乖崖金文平公嘗作鐵冠其法以皮爲武外面
鐵釘攢刺如利錐如此數件一圍頭頂一圍頸
項一圍胛臆周身緊關處無不圍繫之云吾欲

入深山堅坐恐有惡獸傷我圍以此則獸欲齧
而其錐已攢刺其口焉能害我哉吾所以爲此
琴軒金叅判子固適見而大笑請毀之虎也
趙惠號詩齋喜作詩而不工贈玩易齋詩云獐
逃山裏去魚在水中沉鴻鴈飛千里雉三表我
心琴軒謂文悼公金壽寧曰此詩何如時適早
文悼曰燒詩齋集則雨矣
牧老詩閑適如晨興詩曰湯沸風爐雀噪簷老
妻盥擲試梅鹽日高三丈紉衾暖一片乾坤屬
黑甜春陰詩春陰漠：午風輕綠暗紅殘小院

紉

明微雨乍來看不見忽聞黃鳥兩三聲即事云
風定餘花猶自落雲移小雨未全晴墻頭粉蝶
別枝去屋角錦鳩深樹鳴絕句云松舟向晚繫
苔碕落日微風滿一江詩興浩然收不得更呼
明月倚蓬窓如蟬聲詩云細泉流月葉號風欲
斷還連乍異同曾記客程搔首立滿山紅葉夕
陽中狀物精巧有無限意思拾粟詩坐想山村
粟正肥金丸欲落暎離離乞身何日飄然去拾
得滿籠深夜歸可見欲歸之志
河東鄭文成公性鯁直屢批龍鱗光廟崇釋

粟

責
氏大臣承順至有親捧餅器以供佛者公獨不
拜諸相責曰主上欲群臣皆屈已奉佛不可
不拜公曰君父之外豈有拜者耶南方之人有
投毒於水取秋生魚者纖微盡焉下令痛禁公
進曰臣欲有言主上曰何言公曰主上禁民
漁獵如使獸蹄鳥跡交於中國則如之何哉
上笑罰飲公一大鍾
金宗瑞為相事多自擅六曹之事皆由相府文
成為兵判獨拒不受曰相府自為相府兵曹自
為兵曹何相于耶雖同廳語或相聞不恤也宗

瑞憚之啟曰鄭某久於六卿宜優賢崇秩於
是陞授判中樞遞兵權矣
文成好占陳荒地墾田甚多一日又得陳地求
署券於戶曹堂上戲謂公曰公何屑於地利
耶公曰某不能與人爭利欲與地爭利耳言者
蹙然
晉顧愷之畫黃初平叱羊圖橫披一軸偶得於
遼東古絹碎為片段不可詳辨筆畫未知真贗
晉距今無慮千有餘歲唐宋真跡尚未易得長
康之手筆猶存則豈不異哉設彩剝落猶可指

爲朱粉千歲之物塗痕猶在亦可疑也聊記留
跡以俟後日之考畫面廣可二尺高一尺可見
者人三頭右一人箕坐木床上中一人坐樹下
手執物喝起群羊左一人顧向右但見腰上初
面有翦勃雲氣下髻髻見羊犄首回顧樣白羊
一頭黑羊兩頭雄雞一隻母雞一隻水石林木
依佈焉有挑結實累累後面亦髻髻有茅蓋之
形皆不可細辨其裝潢也榻方團白花綾標素
織帶香木簪魚牙軸頭縹綾瀉頰水波紋託裏
白綾飛鳳文引首素淡黃綾練鵲雲鳳文連粘

合縫小胡蘆印篆二字曰清寶畫初面墨印一
窠篆柯九思次紅印一窠曰妙絕古今次下紅
印一窠不辨字入畫四寸許紅印數窠不辨字
當中紅印一窠曰內府圖書終面合縫紅大印
一窠篆不可識次下入畫有不辨字紅印合縫
又有紅小印一窠篆上二字不辨下二字曰賢
童又一窠上二字不辨下曰珍藏又一窠上不
辨下曰圖書又墨印一窠上不辨下曰元理連
粘淡黃素綾飛鳳雲文託裏合縫紅印二窠皆
有右無左旁跋曰晉愷之畫名冠後世初平學

神仙託身於牧圖以示人得遭遇於千歲之後
亦美矣京題未知京爲何人又有跋云永樂成
成上元日無爲道人書于遼東都閻巫公之東
軒山陰王誼古風一首有圖書天台鄔望七言
律一首維揚張城七言絕句一首三衢徐毅七
言律一首俱有圖書人書
宗室永川君定喜王荊公及本國陽城君李承
召之詩每誦陽城之白登山賦一日宴內宴醉
甚近就
御前平坐請曰蘇與王孰愈上不答但曰未

可知永川曰荊公優矣又請曰李與徐孰愈蓋
指陽城與達城君徐居正上又不答永川曰
李優矣又請曰李與臣孰愈上慰藉答曰卿
似優矣永川即叩頭于磚上已而頽然矣
遁村李公集鍾愛一女擇婿於牧隱牧隱曰吾
門下士多矣性氣溫雅未有如二人者蓋指陽
村與劉文僖公也李遂以文僖爲贅文僖嘗過
陽村欲弔友喪坐久陽村辭以未朝食俄聞窓
外杼臼聲乃家人鑿米供飯也先輩之不嫌貧
如是文僖每抱孫以戒

牧老詩云寄懷雲籟籟乘興夜沉々雲籟々謂
詩夜沈々謂酒此用古人法雙梅堂亦云林間
無縫塔盤上去毛鵝牧老又云人心自古鶴州
錢以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作三字語新又
踏雪歌云亦知冷蘂無少異觸境自憐移我意
謂雪爲冷蘂語亦新又詩云青山青々白雲外
白雲白々青山中霽亭此語久流播超越古今
諸英雄霽亭之此聯未必警策超卓古今而牧
老鑒賞之過何耶無乃戲耶公詩又云天青又
青青未了雲白又白白無敵蓋效霽亭語雙梅

堂詩蝸引苔侵壁蛙鳴水滿庭引字奇也林
余嘗朝京過十三山驛見壁上長沙負老題字
云清趣撩人古堞東十三山帶夕陽紅旁人錯
比巫山看若比巫山更一峯未知負老爲何人
愛其詩語圓熟拙和云十洲三島本居東涵映
扶桑浴日紅西蜀巫山慙僻陋深來不覺更添
峯後見牧老十三山詩云嘗讀十洲記永懷三
島風流年驚閏月神女贖奇峯雲雨迷仙夢星
霜感歲功何當携錦瑟立壑寄吾蹤用事精切
不覺屈膝余峯字止取牧老兩字押則其可矣

靖武公李好誠金山人景泰乙亥以母老出尹
慶州丙子秋左兵營闕寄難其人以公移鎮
戎寅夏期滿當逾嶺上嘉公之賢憫公之志因
命留鎮養母以旌其孝所開堂贈詩云奉歡誠
孝篤仍鎮寵光新公後入為知樞嘗以都摠管
於暑月侍宴中朝使臣領衛士介立終日士之
驍壯者或相跛倚休代而公足不移步未嘗出
汗人皆以為不可及正靖一作平靖一作平公李約束亦
金山人亦尹慶州又分左水營闕寄官至知樞
引并退居棗梓優游以終二公之志業略相似

東

而其出處清德雅望為一鄉所仰慕云
乎靖公嘗曰予貌寢衰雖至顯揚人見之高不
過別侍衛下則甲士耳甲士番上六朔而逾公
嘗以成均主簿歸鄉歇馬于院樓上縮坐一隅
有一人著新靴揚揚至樓上詠壁間所題杜牧
之詩六朝文物草連空云云而不解文意以朝
為朔以連為達公不欲斥言但微颯云六朔六
朔其人曰此非汝輩番上之六朔汝何知母談
母談及進晝飯有野雞炙其人曰此汝手技所
得耶可分食之公笑而與之及至其邑校生祇

迎立其首者其人也公下車欲問則逃矣
有達官姓尹巧宦至觀象監提調鄉儒姓尹者
求爲天文習讀官賄事之至終歲無成尹適迎
提調新官來訪設酌酒酣尹拭淚曰吾有一兄
之子不才難仕進欲爲習讀官以吾嫌難焉使
兄之孤沉滯吾之罪也新官曰此何難即記其
名授之其行酒青衣相問曰主翁何淚也一婢
曰爲尹生也生本無瓜葛而欲應其請以兄子
託之至於洒涕何具詐也

吾東方士族婦女出外皆以皂羅蒙圓笠四垂
下尺餘而戴之所以擁蔽其面蓋唐罽羅帷冒
之遺制或謂之蓋頭而方言無正名麗史鄭国
僉傳云一婦人盛飾著袿裳袿裳婦人盛飾以
緇帛爲之所以蒙頭掩面者然指蓋頭爲袿裳
似未安

麗制四品帶紅鞞謂之假紅三品謂之真紅廉
廷秀之掌試也其座主牧隱以其座主松亭金
先生所留犀帶與之云柳璣之掌試其座主任
景肅公解所帶烏犀紅鞞以帶之曰卿門下有
如卿者出方知吾今日之心矣其以此帶與之

此紅鞵授受之所起也麗之座主門生之間嚴
如父兄子弟囑託指揮不敢辭避至於座主既
沒而門生有不順則夫人招呼面責之以故甚
重知貢舉之職本朝則不然僅如堂上郎廳間
耳

菊齋哀集設科以來座主壯元姓名爲圖目曰
桂苑錄
大明科舉洪武二十一年戊辰榜第一甲任亨
泰唐震甲戌科張信建文庚辰科胡靖王良李
貫永樂癸未科曾榮周述周孟簡並吉安府人

御批云貫通經史識達天人有講習之學有忠
愛之誠擢魁天下昭我文明尚資啓沃惟良顯
哉又曰瓌偉之文充實之學朕用爾嘉擢居第
二勿自滿假惟時懋哉又曰辭足以達意學足
以明理兄弟齊名古今罕比擢居第三勉其未
至罔俾二蘇專美前世欽哉丙戌科興化府林
環福州陳全吉安劉素辛卯科吉安蕭時中鳳
陽苗衷興化黃暘壬辰科福州馬鐸林誌紹興
王鈺乙未科吉安陳循漳州李貞福州陳景著
戊戌科福州李騏應天劉江吉安鄧珍壬寅科

鈺

吉安曾鶴齡大名劉矩荊州裴綸甲辰科廬州
邢寬宛平梁禔南昌孫日恭宣德丁未科青州
馬恂天台杜寧漳州謝璉庚戌科漳州林震建
寧龔鈞興化林文癸丑科真定曹鼎福建趙倅
吉安鍾復正統丁巳科溫州周旋吉安陳文劉
定之己未科蘇州施槃西安揚鼎上元倪謙壬
戌科吉安劉儼嘉興呂原臨泐黃棟乙丑科淳
安高輅四川周洪謨鳳翔劉俊戌辰科吉安彭
時蘇州陳鑑順天岳正又萬安劉吉徐傳尹曼
皆出此榜景泰辛未科興化柯潛吉安劉昇常

州王懌又出馬文昇王鉞秦統甲戌科開封孫
賢常州徐溥徐鎔又出丘濬張寧耿裕天順丁
五科岳州黎淳撫州徐瓊湖州陳秉中庚辰科
江西王一夔四川李永通浙江鄭環又出祁順
甲申科吉安彭教蘇州吳鉞吉安羅璟又出李
東陽倪岳傳瀚成化丙戌科吉安羅倫徽州程
敏政常州陸簡又出林瀚戴縉屠鏞己丑科建
昌張昇松江丁溥贛州董越壬辰科長洲吳寬
安福劉震福建李仁傑乙未科紹興謝遷吉安
劉戩蘇州王鏊戊戌科吉安曾彥鄞縣楊守社

華

吉安曾迨辛丑科紹興王華黃均東昌張天瑞
又出艾璞王敬甲辰科錢塘李昊真定白鉞濟
南王教丁未科廣信費宏重慶劉春番禺涂瑞
弘治己酉科松江錢福廣州劉存業鎮江靳貴
金四宰謙先生負時其岳翁使金鶴老算命卦
成起下床拜曰公當為二品宰相後如其言己
陞正憲朝暮期望超品弘治庚戌七月十九日
上享老命翌日宣勳七十以上皆陞一級公年
逾七十應遷一品級而二十日朝適病卒即
啓停朝越兩日而下批則公不預焉鶴老之言

不誣也

須

魯山在諒闇時光廟居首相以儲嗣之重宜
早納妃既定其議遣舍人黃孝元往告于右相
鄭文成公曰明日當納妃滇早會議公曰居喪
納婦豈禮哉責黃曰爾亦儒者矣以是言聞於
我乎黃難於回活以遜辭啓曰右相似有采薪
之憂不肯發言光廟曰事在明日不可不急
尔當復往且曰楊嬪亦囑以宜早納妃不可不
從黃又往則鄭怒曰楊氏雖世宗封為嬪是
固賤女豈知國家事黃退跪曰下官安敢以是

言回啓請公開示方略鄭乃笑曰明日吾亦早
詣闕爾語饗官多備酒醪以待明日鄭果早
赴纔會坐舉大鍾迭相酬酢至于酣醉竟不能
發議而罷

李
金中樞有禮以舌人職至二品光廟朝嘗充
赴京正使以叅議李芮爲副芮久屈時相申文
忠欲其遷職啓曰金座南向而芮以文官當
北面今旣爲正副使宜令連坐光廟曰宰相
何有是言有禮職二品芮爲三品官何得連坐
王爵隨人有高下耶文忠失對而退近年有以

雜技職二品者同文官爲提調則文官雖降一
階使座其上此亦隨人有高下之謂也

劉弘撰蘇詩摘律集注問以己意解之多有謬
處如中山松醪詩頭聯解曰歐公有白戰體蓋
欲憑此以掃却白戰或謂以松枝圖掃白壁亦
通但於松醪無意義云云何其謬也蓋流芳不
待龜巢葉用荷葉碧甯飲事而掃白聊煩鶴踏
枝用松酒却老除白髮事也曷云於松醪無意
義哉

文人詞藻流傳不朽千載之下想望其風彩但

有諂諛之詞取媚哀乞阿其所非所阿則非其
已前欽慕而盡棄之可不戒哉嘗愛金垵障子
詩風護花奴頭上槿露濃王母手中桃何其豔
麗及見上晉陽公詩兩世波瀾定海東太山切
後太山功節分萬戶猶毫末河潤三韓亦掌中
極口稱頌且得罪乞救於晉陽云玉上無端點
作痕已將名利負乾坤可憐百歲升沉事決在
明朝一片言皆未免阿諛哀乞文順公詩文自
可膾炙人口而其上晉陽公感賜米炭詩炭玉
茗茗堆可仰米珠粒粒重難欸一生祝壽憑誰

兩切

憑

證無盡虛空有佛尊語甚淺俗明日又有題云
詩癖不須嗔有時露潤利益自多以詩名荷寵
於巨室感至連日未忘于懷也視古輕于乘傲
萬鍾祿者有間哉

東文順公評論果國書訣以金生處神品第一僧
崔坦然居第二晉陽公崔瑀爲第三柳伸爲第四
又以學士洪灌宰相文公裕宗室僧冲曦道休
侍郎朴孝文宰相柳公權邵城侯金居實宰相
奇洪壽學士張自牧山人悟生了然爲妙品絕
品之次序焉且云予有未見其書者故今不得

優劣之吾東方少文雅罕傳書畫文順公時而
猶有未見其書者今則無一留蹟可勝嘆哉麗
季之名書柳巷韓脩獨谷成石璘僧幻菴近在
百餘年間而傳播不多本朝杏村李巖直提學
崔興孝安平大君瑑仁齋姜希顏成三宰任鄭
判書蘭宗朴司諫孝元任士洪朴耕皆工書崔
之草書瑑之行書盛行于世而今已稀貴矣
成煇謫居金海詩漢城客作益城客銀海波添
金海波蓋用淚添波事而崔文靖公恒詩銀海
幾寒金海望青雲難奪白雲思未必不出於此

牧老待人不至詩曰新年無日不思家豈有工
夫管物華寂々小村來往斷西山依舊夕陽斜
寫出蕭然意態又云堂北堂前多老樹最高樹
上有鳴鳩又小婦掃落葉盛之以破箕頂戴入
廚去主婦催暮炊又坐鞦白沙地掛巾青松枝
可謂言之容易即見如畫

漱

金文簡公宗直訪孫克謙林園詩曰十室早秋
地閉園數畝荒松爲一柱觀菊作百和香小砌
蘭承露踈籬柿得霜主人年八十燕坐惜顏光
攬此即村老園林詩宿踏溪驛詩曰古樹獐鹿鏡

攬

荒林片月孤宮昏來督傳郵婦泣供廚鼠竄殘
殘戶星馳急亦符誰知燈影下危坐恨非夫此
即殘驛詩齊雲樓快晴詩曰雨脚看取次收
輕雷猶自殷高樓雲歸洞穴簾旋暮風貼池塘
枕簟秋菡萏香中蛙閣鷺鷥影外稻油憑
欄更向頭流望千文峯巒湧玉蚪此即城樓雨
後登眺詩雪後發古阜向興德詩曰一夜湖山
銀界遙瀛州郭外馬蕭村家竹盡頭搶地野
樹禽多翅綴條沙浦烟痕蒼海岸竺岩霞氣赤
城標臘前已是饒三白想聽明年擊壤謠此即

丈

雪後行路詩皆即景如畫山水卷文
文簡公佔畢齋成化丙申乞郡得善山時公大
病之後不便騎馬予陪侍舟行抵驪州解纜以
微服登清心樓看詩板有問之者使對以金生
貞之行既下日已曛黑投禿寺僧齋祝于三
門外喝退雜人公遂不入還舟中賦詩二篇一
贈住持僧一寄州軍刺其詩十年世事孤吟裏
八月秋容亂樹間之句任西河見之曰此等語
決非今人所能道過烏嶺詩曰天嶺分符去峯
頭凍暎空會稽懷印返澗底葉翻紅魏闕趨蹌

遠高堂笑語融悠
十年內不做獲禽功
一二聯用扇對法洛東津詩曰津吏非瀧吏官人即
邑人三章辭聖主五馬慰慈親白鳥如迎棹青
山慣送賓澄江無點綴持以律吾身公之居官
清慎於此聯可見
達城徐文忠公號四佳齋讀王荊公集絕句云
杜鵑當日哭天津天下蒼生事
新相業早知能誤世
半山端合作詩人頗有議論
又有絕句詩未聯白石細沙幽澗裏
亂蟬喬木淺山中又
一場春夢無關鍵歸及故園山水春
又曲欄西

畔鈎簾看躑躅半開山雨來
又小雨清朝酥樣潤山禽啄盡小桃開
又燕子日長無客到黃鶯
薇下戲兒孫其大手段固自以為擅場如此小
詩皆極閑趣又雪詩禪家初喜皎然至詩墨還
逢白也來羞作顛狂春後絮相從淡薄臘前梅
溜溪俞應教克己東都雜詠曰香
丹鵲白雞祥徐伐輸來異姓王
莫道一千瓜餓遠可怡匏
運早淒涼鼾睡彈丸黑誌中區
鼎峙勢終窮熊津淚水三千里
一統雄圖屬太宗八關歌舞
大平辰鐘鼎千門化日暄花萼輝
光真骨宅沙

墓

堤冠蓋角干幡將軍白骨化蒼苔甲襟弓弦百
戰來一曲陽山都護裏劍光閑却髑髏臺上元
糲飯競千坊書出池邊事已荒士女怛惻無箇
事唯將蹴鞠荅春光八月金城月正圓織麻
泉鬪嬋妍會蘇淒斷嘉俳夕兩部風光尚宛然
一點飛來碧海濱疑當作月中雙鬟冷颼颼裁爲
天上紫鸞曲吹徹瑤池十二樓雲開海上處容
郎萬舞回風殷八琅紫袖寫肩歌數闋東京明
月更茫茫軒天撼地踣三光河岳英靈聳萬方
浮世石羊興武墓西風黃葉上書在明活城中

切

麋鹿多瞻星臺畔夕陽斜佳人巧掩昭華瑤鳴
咽吹殘玉樹花荆棘銅駝九陌非軟紅今化劫
灰飛乾坤百變無餘物留得鰲山碧四圍雞林
故事流盡無遺松京雜詠曰茫茫海國水連天
黃屋艱危四十年咫尺松京胡霧隔摩尼山上
暗烽烟白日西沉性命屯蜀山萬里泣孤臣四
朝苦節風霜裏一段絳綸鬢似銀圓頂方袍污
朝堂大庭白日奮忠腸長沙萬里瘴烟崇縱使
公亡道不亡
估畢齋因雨留增若驛詩增若驛中三日雨成

戌夜半一聲雷不辭衣服冠而坐其奈飢寒渴
並來宿麥胚胎真足慰羈鴻露濕亦堪哀明朝
馬上看桃李想勝三郎羯鼓催又寒食日雨詩
休誇故里印纍纍雀鼠紛紜莫敢揆四十七年
頭欲雪一百五日雨如絲池邊凍燕纔尋壘軒
外慳梅忽糝枝誰向空齋掣鈴索使君方且探
春詩前詩起聯後詩領聯皆用側字而語必女帖
不覺沉

墮
明皇雜錄虢國夫人恩傾一時奪韋嗣立宅以
廣其堂後復歸韋氏因大風折木隨堂上不損

瓦視之皆堅木也文順公詠史云雕成木瓦費
何如虛葺人家竟未居不是韋公被豪奪天教
虢國理韋廬廢朝時稱內人親族奪人家舍者
纔修葺貯財產而旋爲本主所據此之謂也
成化乙巳冬鏡城人耕田得古印以獻其篆文
曰引進使印兩隅刻云天泰四年記上令弘
文館考之引進使則高麗時官名如今之通禮
院左右通禮也天泰則宋元遼金史皆無考高
麗太祖惠宗皆建元亦無天泰
佔畢齋簡安時叔詩風雲鏗瑟本非狂攻玉他

凝

山鉅可忘海上適來洪及茅山中曾有蔡文章
自注云時叔與盧鄭二生讀書之暇必遊凝川
船亭上吟風詠月恣意歌謔溯洄上下月黑夜
分則登嶺南樓而宿每間數日如是及茅洪祭
自金海來遊幾六七日一日之下嶺南樓乘
舟時叔等先在舟中不避洪嫌其不為禮及罷
入城有傲言頗侵時叔時叔明日以書責之有
云足下以舊視之則洪生負也以今視之則洪
及茅也流竄中幸蒙 恩赦猶不齒於士論何
不自省而倨傲如是乎洪大忿恨必欲報之僕

聞之以為古人論文云天下未有無對之文洪
及茅可對蔡文章也丙申歲館閣諸公建白選
文臣年少聰敏者給暇讀書于藏義寺蔡壽權
健許琛曹偉楊熙止俞好仁六人在選常時朝
叅皆不與焉時謂之文章接一日班會弘文館
書吏於司憲府舉案注蔡公名下云文章且脫
接字士林皆笑之且為蔡文章權文章
許迺軒題草溪客舍曲松曰未脫名韉白髮翁
折腰非處為時風不關世事蒼髯叟悅眼何人
每鞠躬牧翁次云落落高山伴彼翁蒼官千載

有高風絳侯續背誰相示鞭朴庭中暫曲躬皆
寓意新 成化甲辰九月初一日日有食之先是觀象監
書進內篇法外篇法大明歷法元史法至是日
食初虧於卯正一刻此則與元史法相合復圓
於已初一刻此則與外篇元史法皆合傳曰
今次日食推步似不差錯即命考例賞賜觀
象監官負馬一匹日之始食白嶽及仁政殿前
相應放火使知始虧又於殿前月臺上樹五色
旗設五色鼓各隨方色又立戈矛于其中焚香

擊鼓以救之其虧及復圓也 上屢問於承旨
承旨等亦於月臺上列坐救蝕 成廟賜死廢妃傳旨曰廢妃尹氏性本凶險行
多悖逆曩在宮中暴惡日深既不順於 三殿
又肆凶於寡躬其如輕蔑寡躬待之如奴隸至
曰并足跡而削去之是特細事不足論也至於
嘗見曆代母后挾幼擅政之事自以為喜常以
毒藥自隨或置之懷抱或藏之篋笥非惟欲去
其所忌又將不利於寡躬常自言曰我命長壽
將有所為之事此則不道之罪關於 宗社而

猶不忍斷以大義只廢爲庶人置之私第今者
外人見元子漸長前後紛紛多以此爲言雖在
當時不足深憂後日之禍何可勝言若使凶險
之性得操威福之權則元子賢明亦必不得有
爲於其間而跋扈之志日益自恣漢呂唐武之
禍翹足可待予念至此深用寒心今若優游不
早定大計而因事至於不可救則悔之無及而
予實爲宗社之罪人昔鈞弋無罪漢武猶爲
萬世之計况此凶險又有難赦之罪乎肆於今
月十六日死于其第宗社大計不得不爾

成化癸卯五月慶尚道監司移禮曹云寧海府
地火晝有煙氣夜有火光投以木則成火長八
尺許廣二十尺許上令弘文館攷古事晉惠
帝元熙間地燃趙石虎後秦符堅時及唐貞觀
時石燃于幽州又高麗仁宗明宗時白州地火
本朝世宗時寧海有是災文宗時尚州地
火命內官李孝智往審之持所焚石塊而來
黑如炭置之於火則生火
牧隱云元岩之會玄陵避寇時也曲城命工作
圖使子廷秀携以相示予觀山野樹林掩映氈

廬宛然在目而諸老燕集其傍風彩足以鎮一
時而聳動後世焉後日赴曲城之燕曲城以冰
精盃茶褐絲帶與穠珉瑁筆鞘與韓政堂藏曰
元岩一席之流傳於後世卿等之力也敢以表
意劇賊陷都城君王奔竄南行而至欲吟詠江
山之勝諸老大臣從容燕集氈廬之傍何其無
慷慨憤發之心耶乃比謝安石命駕賭墅謂足
以鎮一時而動後世予未之信
仁齋養花錄稱瑞香花之奇品以香烈爲重今
未見有之而方名或異不辨耶梅花品類有蠟

梅宋之晁黃始稱號張大之即今之俗稱阿魏
花也山坡在裏有之早春開花黃瓣香烈真所
謂蠟梅者也仁齋不記方名何也牧老瑞香花
詩云嘗中開遍瑞香花擎出清明香滿家鼻觀
先通措兩眼淡紅枝上散餘花
晉山君姜公景醇作老妓篇其小序云歲戊子
春奉使到齊安所謂數妓者或除樂籍或以尊
年爲首妓無復有舊時之態噫今距戊子十四
年矣其老醜尚如此當時之嬖之者齒髮猶健
儻使男子衰謝如是其急則何以存百歲之內

哉豈非取其容華者可暫而不可久哉云君
不見花無十日紅纔到爛熳隨狂風又不見美
人如花臨青銅朝為玉顏暮醜容以色事人良
不久枯榮迅速瞥眼同凝脂消瘦變鷄皮十指
鞞痕換春葱春妍都盡人不顧時有舊識稱豔
穠羅衣寶釵付兒家教誨禮節傳其恭潛悲魚
復逞嬌嬈誇詫寵恩當時雄歷數阿郎半卿相
獨擅歌舞四筵空傷心自愧誰怨尤萬事信命
從天工花飛不復棲高枝水逝安能更向東可
惜容華底處歸依倚想得萬分中昔年行客令

尚健據鞍猶爲矍鑠翁驚見歌兒頓衰謝黃鶴
白日歌玲瓏

涵虛洪文匡公有子彥弼娶豐山權氏儒名方
振而早死一日權氏婦來謁公愴然書一詩曰
人道吾兒第一流可憐今日土饅頭傷心子夏
明猶在可忍臨河見栢舟子之賢而夫婦之守
寡公之悼亡之意四句盡之可謂能言豐山臨
河二縣寄隸安東府
壬寅十月初四日唐陽公主卒禮曹啓公主卒
無停朝市上特命停一日令弘文館考前事

云宋時長公主卒命停五日公上曰古亦如是
今胡不然命停朝三日公上曰古亦如是
甲辰九月奉常上金良鏡謚號曰恭威公偏肅
公齊克公上問於承政院對曰良鏡者偏心
之病故謚皆如是公上曰曩者金国光尹繼謙
之謚慮有後弊欲改而不果今有正直之人其
朋友以私事請囑而不從則皆云其心偏急朝
議靡然從之以正直得偏急之謚其可乎予欲
改此謚何如政院曰奉常既已定謚改之似難
正直之人豈可以偏急稱之大抵以偏急得名

者於其所不當爲之事偏執強爲者也良鏡偏
急之病想必公論皆然今若改定恐有後弊但
於奉常擬進六字中上裁何如御書參肅
公而出敬事供上曰恭執心決斷曰肅

弘治元年戊申傳旨今後奉命使臣依前例
正一品則稱都體察使從二品則稱體察使正
二品則稱都巡察使從三品稱巡察使又賜
牌安印時勿用施命之寶而用大寶
弘治己酉五月二十日傳旨禮曹曰廢妃之
惡昭著史策而非惟國人之所共憤也是亦天

王之許貶黜者也烏可更論予以薄德配不得
良上累我祖宗之大德下負我臣民之願望
慙報之心曷有其極然賴天地祖宗之陰佑
承三殿訓誨之丁寧身既免唐之中宗罪已
明晉之賈后此大臣之所共懼而賀者予於今
思昔之事而中夜歎歎獨坐不眠者不知其幾
日也雖永不賜食禩豈有寬我何於恤但母以
子榮君之惠也而防之後姦君之政也顧念儲
君之情寧不惻然今特名其墓曰尹氏之墓定
墓直二人仍令所在俗節致祭以慰子心且感

纓情而雖予百年之後永不改易以遵父志丙
辰春燕山議遷墓申公從漢時為禮曹叅判獨
持成宗遺教極言不可天威雖震不少撓及
議立廟立主援據古制言葬則必有主以安神
必有廟以奉祭尹氏誕育聖躬宜尊廟貌而奉
之然得罪先朝揆之於禮有所未安謹按漢昭
帝母趙婕妤為置園邑又令長丞奉守如法然
立廟則無考唯韋玄成傳以為勿修孝昭太后
寢祠園則只有寢祠而無廟於京師明矣魏明
帝母甄后有司請依周姜嫄別立寢廟奏可夫

姜嫄帝嚳之妃后稷之母也周尊后稷爲始祖則姜嫄無所配故特立廟而祭其事不同而魏之臣子援以爲例蓋出於一時傳合之說也如欲効漢則園寢非我朝之制効魏則未免得會之謬况漢武魏文皆無遺教與今事體不類廢妃旣與廟絕殿下不可以私恩而害禮雖不立廟立主只祭於墓亦足以盡其孝矣議雖不見用持論甚正群議不能屈

高麗文成公安珣嘗作詩書于學宮曰香燈處處皆祈佛絃管家
盡祀神獨有一間夫子廟

滿庭春草寂無人慨然以興起斯文爲己任納臧獲百口于成均館卒後配享文廟血食中外至今公之承祀宗子連十代登科第可謂食其報矣公鎮合浦數月朝廷將取士促召之使主臧席時霖潦水漲公問關至星州作詩贈李東菴曰夏初分鉞海邊來吟過三庚致遠臺驛吏電馳傳密旨文闈火迫選賢才星山暴潦乘槎渡月窟清醜養桂催預想奏名開慶席鳳笙擅板錦子堆公之父子相繼爲合浦都節制使而九代孫琛亦爲節度使次公詩云文成公後耳

孫來黑槩紅旗坊古臺詩禮我家能積善武文
何代不生才勤王一寸丹心在戀關千莖白
髮催傳世青氈期勿失黃金不屑漫成堆
木綿產閩廣交趾等處其大如盂土人為布名
曰吉貝松江人始種於烏泥涇初無踏車推弓
之製用手剖去子線弦竹弧置案間振掉成劑
其功甚艱元初有嫗名黃道婆者自崖州來教
以捍彈紡績之具至於錯紗配色綜綫挈花各
有其法織成被褥帶帨人既受教競相作為轉
貨他郡及嫗死人皆感恩共葬之又為立祠祭

挈

之今北京一路關外遼陽等處男女常服皆是
縣布本國舊無木絲只用麻苧璽絲為布高麗
末晉州人文益漸嘗入朝取木絲種潛貯囊中
并製取子車繅絲車而來國人競傳其法未百
年流布中外國人上下所服大抵皆是轉貨居
積盛行於世比麻布倍疑初生閩越極南之地
遍滿天下利益於人未有如此物者及今盛於
東方益漸之功不下黃道婆國家嘗錄用其子
孫云盛於一
作盛行
古云問國之計數馬以對中國人例以銅錢金

銀多少較貧富吾東方不產金銀本朝不行錢
法只以絲布爲貨絲布三十五尺爲一匹五十
尺爲一疋同居積者多不過千疋近代宰相尹坡
平高賈沈金孫積絲布無慮千餘疋同甲子丙寅
年間並罹奇禍
牧隱集云庚申科及第李正言等呈名簇於其
座主廉東亭東亭呼其前門生己酉甲寅科合
享之穡承招與坐酒酣聯句有云三領門生頭
尚黑僕對曰一叨殿試面長紅蓋近來三與試
席者東亭及穡而僕獨於己酉科殿試與焉故

云

按牧隱集公以洪武己巳十二月被謫出居長
湍庚午四月又論前事付處咸昌八月到咸昌
寄三峯詩曰世利秋毫小文情粥面濃任教中
齟齬百折水流東壬申四月又貶出居江外衿
川寄松軒詩曰儻賜山中郡安心送夕陽猶望
乞郡送老六月又居驪興禪寺有泛舟至鸕鷀
岩等詩待止於此寄省郎諸兄詩十二絕皆極
悽惋感怨之思有云聞說三郎方被劾奈何天
也奈何天又云白頭身世付長湍又云宦途今

古足危機何恠衰年惹是非再拜聖恩天地大
萬山殘雪掩柴扉又佐陵策正甲加寅放膽辛
朝始出身坐數至今荒野去滿庭青紫絕無人
似言甲寅科之人以出辛朝貶出不在也又捉
敗老翁唯四字黜僧還恐似主輪又云松軒
當國我流離夢裏何曾有此思倚託深矣又云
彈文直欲殺無赦尚幸並生天地間似指三峯
太祖嘗就李穡問其字及居室名穡取桂花秋
皎潔字之曰仲潔配桂莫如松公所重者節義
也故扁其居曰松軒云々太祖崇儒重道素厚

牧老牧老晚年遭謗狼狽幾至陷危而卒保全
之者豈非素厚之力也歟
今之稱及第為先達未知從何時而然秦齋酬
趙狀元瑞康詩曰憶昔同遊在兩京君為後進
我先生如何今日還先達却使先生仰盛名
佔畢齋云新遂宗支苗裔蔓延散處于四方者
不可勝紀厥後競用豪武羈於州郡據有其土
地人民以輸貢賦於國因以為所在之戶長育
子孫遂為本貫高麗太祖統合初戶長之能團
結鄉兵率先歸服及有功於軍陣者俾登子朝

有至侍中大匡者其間或患本貫之俗往強
梗不遵法度遂至蕩弛欲綏治而鎮服之則自
大官謝事于朝還爲戶長夾輔守宰以聽民治
焉其身若不欲爲則令嫡子若支子一人爲之
是故吾東方鄉吏之族凡貢舉歷試視諸士族
焉若安東權氏金氏星州李氏茂松尹氏韓山
李氏廣州李氏奕世衣冠甲於海東云
僧義砧號月窓泰齊所從學杜詩者柳叅議允
謙傳於父泰齊世稱能通杜詩 成廟嘗令以
諺文注解杜詩問有迂曲處此月窓之所傳歟

泰齊遊城西律詩云苦被風光惱客懷杖藜徐
步郡城西柳垂一岸吟春鳥花覆千家響午鷄
云此字杜而剽竊其句者也
成化丙午直提學金訢以命進獻其外曾祖成
擬所書魏徵十思疏兼進笥子以寓規儆之意
上乃賜經御白絹帖里黑西皮靴且手扎金
箋以賜曰省所上笥子與魏徵疏軸深用嘉焉
徵之此言實萬世之著龜也爾父勸汝以魏相
自許爾又勸予以唐虞同治可謂又愛其子臣
愛其君者也予雖不淑其敢忘之嘉汝之誠嘗

以褒之常置左右以自警焉書之楷正固無所
取特陞訢堂上爲工曹叅議陞其父友臣爲丹
陽郡守
英廟時群臣上論讓寧大君之罪過曰在東宮
之日太宗講武平康禮當拜送辭以疾而潛往
衿川遊獵三日而還又溺於倡妓辭疾不肯侍
宴又聞進鷹之後也使人要取之代以他鷹又
四月八日踰墻而出與懷小之徒挾彈爲戲又
月夜踰墻而出與奸小輩彈琵琶遊街上爲歡
又每夜召李五方李法華等踰垣入宮達夕酣

飲雜戲親効其伎無所不至又聞中樞副使郭
旅妾於里之美竊之以歸納于宮中及被廢放
于廣州又踰墻竊州妓二人又
太宗昇遐纔二十日乃於利川縣舍請人耘田
今唱農歌曰樂哉又山陵纔畢率其徒縱文逐
獐狐又怨對上書背逆君命等事請置之於法
上皆不聽

估畢齋云辛丑春旱甚民多飢饉爭掘烏乙背
而食此草生下田中或如指大或如彈丸蒸之
以食亦可生食予疑此乃范文正公所進烏昧

草也昧與背同音東人語轉而云烏乙背也更
始時兵士掘鳧茈而食疑亦此物當俟博物者
辨之
世宗己亥五月忠清道觀察使報倭寇庇仁縣
都豆音串萬戶金成吉因醉不能拒自泅其子
刃戰溺死丁巳黃海道觀察使報節制使李思
儉等候賊于海州延平串爲賊所圍賊語之曰
我非爲朝鮮來欲向中國因絕糧至此若給之
當退思儉乃遺米五斛酒十瓶又遺米四十斛
乃解去兩止召柳庭顯朴嘗趙末生李明德許

稠等議乘虛殄殲對馬島邀賊還之策皆曰不
可乘虛當待賊還而攻之末生獨曰可乘虛攻
之上王曰若不掃除每被侵擾何異漢之見
辱凶奴乎不如乘虛伐之取其妻孥退師巨濟
待賊還邀擊奪其船焚之爲商販而來者及留
船並拘留有逆命者則剪除之九州倭人毋令
驚動且曰不可示弱也後日之患容有極乎即
命長川君李從茂爲三軍都體察使將中軍以
禹博李叔畝黃象爲中軍節制使柳濕左軍都
節制使朴礎朴實左軍節制使李之實右軍都

節制使金乙和李順蒙右軍節制使將慶尚全
羅忠清三道兵船二百艘下番甲士別牌待衛
牌及守城軍營屬才人水尺閑良人民鄉吏日
守兩班中有能騎船者及騎船軍丁等以邀倭
寇還歸之路約以六月初八日各道兵船並集
見乃梁以待又命戶曹叅議曹致爲黃海體覆
使察諸將緩事失機者

上王以領議政柳廷顯爲三道都統使叅贊崔
閔德爲三軍節制使舍人吳先敬軍資正郭孝
中爲從事官是月己巳發行二上幸漢江亭

亭北餞之賜鞍馬弓矢衣笠及靴庚寅從茂
率九節制使發巨濟馬山浦海中風逆還泊巨
濟船摠二百二十七艘率摠一萬七千二百八
十五資六十五日糧以行癸巳午時十餘艘先
至對馬島賊望之以爲本島人得而還持酒肉
以待大軍繼至泊豆知浦賊喪魄遁逃唯五十
餘人拒戰而潰棄糧儲什物走入險阻不下敵
先遣投化倭人池文以書諭都都熊瓦不報我
師分道搜捕奪賊船大小百二十九艘擇可用
者二十艘餘焚之又焚賊戶千九百三十九前

後斬首百十四擒生口二十一芟田禾穀獲被虜中國男婦百三十一名諸將問所獲漢人知島中飢甚且倉卒雖富者不過持一二斗而走以為久圍則必餓死遂置柵於訓乃串以過往來之衝以示久留之意廷顯遣從事官趙義的自馬島來告捷三品以上詣壽康宮賀從茂等任船豆知浦日遣偏將下陸搜捕復火其戶六十八焚其船十五斬賊九級獲溪人男婦十五名本國人八名賊日夜思所以拒我者己亥從茂進至尼老郡令三軍分道下陸欲與一戰督

左右軍先下左軍節制使朴實與賊相遇賊據險設伏以待之實率軍士登高欲戰伏發突前我師敗績偏將朴弘信朴茂陽金該金熹等戰死實收兵還上船賊追擊之我師戰死及墜崖死者百數十人右軍節制使李順蒙兵馬使金孝誠等亦遇賊力戰拒之賊乃退中軍竟不下陸都都能瓦恐我師久留奉書乞退師修好且曰七月之間恒有風變大軍不宜久留秋七月丙午從茂等引舟師還泊巨濟庚戌以從茂為贊成順蒙左軍摠制朴成陽右軍同知摠制諸

節制使皆陞職己亥七月東征元師長川君班
師而還過密陽府池洞前路朴弘信之女在室
隔篔簹號哭令女僕等出道側稷足立問以吾
父何在長川按轡長嘆蒙袂而行曰非吾罪也
諸將輕進之故也願娘子勿咎我行路及隣里
皆爲之洒涕

俊當
作後

文簡公作其外祖司宰監正朴弘信傳書其俊
曰昔魏相諫宣帝之言曰敵加於己不得已而
應之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忿憤
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今對馬之師將謂之應

斛當
作解

兵乎將謂之忿兵乎倭奴在高麗時雖屢侵犯
及我朝之興堂堂廟謨封守益固海寇竊發侵
不如昔日都豆音延平之賊非故爲我來也得
米酒輒解而去信如是則非若儼狁之侵逼京
邑宣王不得已而應之之比也彼成吉之因醉
不能拒不足論也思儉濫叨推轂爲方面之師
而見圍於殘寇覲以犒遺而得脫此則邊將之
不得其人也朝廷之恥大矣不此之患而爭恨
小故猝興六月之師遠涉重溟之險伺其空虛
欲俘其老嫗此忿兵之尤者也古語有之千鈞

之勢不為龔鼠發機唐太宗曰小國勝之不武
况未可必乎彼對馬之衆不過吾之一小縣而
梟健者皆赴江浙今調三道精兵付之時所謂
方召者而又以冢宰為都統一舉而卒困於一
小縣尅羸之衆何其示弱而不武之甚耶且邀
其歸路之策尤為踈矣江浙之賊其還也不可
逆定其期日茫茫滄海之中何地為據險狃伺
之便乎縱值其還吾船遲重賊舟輕迅帆風飄
忽一步一瞬之頃而踰千百里寧可幾其相及
乎當時謀漢諸公皆元勳碩輔為國深計者而

許公伉直足以回天意也乃反縱吏成之何也
吾祖身為偏裨制在于人然於危急之際不圖
已便而能橫身以當虎喙且勉士卒以生地真
得戎臣死綏之節凡吾為子孫者可悲也而亦
有可慰者焉第為當時大臣惜也方其在豆知
浦之日賊喪魄深遁焚賊船賊戶幾盡又獲中
國被虜生口甚多即還巨濟猶云可也海氣熾
熏墊毒暑熏蒸以温屯嘔泄之兵而曠日玩寇使
棲蟻得濟其謀何也左右軍皆覆沒而中軍觀
望不登陸幸而順蒙一殪其渠首而更以捷聞

死亡之數亦不以實只以百數十誘之未至闕
下旋膺爵命之寵不亦可愧耶世或以是舉之
後倭奴亦大創艾警服而邊徼無虞雖誠有之
然此特我祖宗一視包容權設時宜歲給穀
帛使衣食一島之人又聽其種來居三浦以共
我魚鹽之利之力耳然亦豈萬世之長筭乎噫
輟耕錄云宋徽欽陵空無物而高宗陵骨髮盡
化無才餘孝宗陵亦蛻化無餘云云則徽欽之
死比高孝更遠三十餘年安知亦盡化而空耶
徽欽漂泊於五國城不知死所金人雖欲以尸

雖以尸
還以下
九字恐
行

還不能得決不以尸還而雖以尸還而雖以尸
還當賊斃之開陵想無餘矣

王都距燕京三千二百四十五里都門至義州
一千一百四十里義州至遼東五百五十里遼
東至山海關有鞍山海州衛牛家莊沙嶺高平
盤山廣寧衛閭陽十三山凌河杏山連山曹莊
東關沙河高嶺等十六驛共八百八十里關內
至燕京有遷安榆關蘆峯口灤河七家嶺義豐
永濟陽樊漁陽公樂夏店潞河等十二驛共六
百七十五里

言麗時用銀瓶為貨名曰濶口象我國地形云
今未見濶口之制蓋我國地勢狹而長王都南
距長興九百七十五里北距江界一千三百三
十里東北距慶興二千三百五十九里西南距
珍島九百里西北距義州一千一百四十里東
南距蔚山九百二十里東距寧海五百四十里
西距高陽三十里則可知濶口之指形也王
都至琉球國五千四百三十里自東萊之釜山
浦舟行至對馬之都栗只四百八十里自此
至船越浦一百九十里至一歧島之風本浦四

八十里至毛都伊浦五十里至肥前州之上松
浦一百三十里至惠羅武一千六百五十里至
大島一千四百五十里至度九島三百里至樂
論島五百五十里至琉球國一百五十里陸路
十里為水路一里則水路共五百四十三里也
日本國共有八道六十六州畿內五州山城州
屬郡八大和州屬郡十三和泉州屬郡三河內
州屬郡十一攝津州屬郡十四國都在山城州
有山如城自北而南東西回抱至南而未合別
有圓山當其口二川東西而下至圓山合流南

入于海都中閭巷道路傍通四達大路九條戶
二十萬六千餘巷有市國王以下諸大臣皆有
分地世襲雖居外州亦置京邸天皇帝宮在東北
隅國王殿在宮之西北島山殿在宮之東南細
川殿居國王殿西左武衛殿居國王殿南右三
殿相遞爲管提管提即管領佐國王秉政者也
京極殿在島山殿南世掌刑政山名殿居國王
殿西右武衛殿與我國相厚東山道八州東海
道十五州鎌倉殿所居國人謂之東都山陽道
八州大內殿居周防州大內縣山口多多良氏

稱百濟之後兵最強南海道六州北北陸
道七州山陰道八州西海道九州小北陸二殿居築
前州之宰府距博多三里源氏民戶二千二百
餘對馬島所屬大友殿居豐後州在博多之東
源氏民戶萬餘博多在築前州或稱霸家臺或
稱石城府或稱冷泉津或稱苕崎津民戶萬餘
小二殿與大友殿分治小二主四南四千餘戶
大友主東北六千餘戶居人業行高琉球南蠻
高船所集之地北有白沙三十里松樹成林通
行我國者於九州中博多最多千葉殿在肥前

西

占

州北距博多十五里民戶千二百餘菊地一作池
殿在肥後州管兵二千餘正統八年癸亥本國
申文忠公奉使之後今不通信文忠公云日本
之地始于黑龍江之北至于我濟州之南與琉
球相接其勢甚長厥初處處保聚各自為國周
平王四十八年其始祖狹野起兵誅討始置州
縣大臣各古分治猶中國之封建云
對馬島有郡八凡八十三浦戶八千三百七十
島主宗山其先宗慶死子靈鑒嗣子貞茂嗣子
貞盛嗣子盛職死而無子成化丁亥島人立貞

盛母弟盛國之子貞國為島主貞國死子貞秀
嗣郡守以下土官皆島主差任亦世襲以土田
鹽戶分屬之為三番七月相逸令守衛島主之
家郡守收田稅三分之一又三分以二輸于島
主自用其一牧場四有馬可二千匹豐碕郡在
島之東北豆豆郡在正南伊乃郡在北稍西卦
老郡在西要羅郡在西稍南美女郡在西南雙
古郡在北右三郡島主自守厄老郡在雙古之
南一歧島有鄉七凡十三里人戶一千三百
六十餘十四浦人戶七百餘水田六百二十町

土宜五穀有市三所志佐佐志呼子鴨打鹽留
分治之收稅如馬島地之廣輪東西半日程南
北一日程比馬島小一半予嘗六赴燕京三往
馬島有問馬島之文物豐嗇則曰以馬島視我
國如以我國視中華
秦齋詠紅桃花詩云肉林淫戲憐商受錦幢豪
奢想石崇牧野血痕猶滿地關中火焰尚燒空
狀之欲巧而以肉林血痕比紅桃似不雅其五
言律詩曰杜門甘屏跡誰肯許同群松月眠孤
鶴溪風起薄雲江山終日見世事隔年聞寂寞

齋居靜清香手自焚其演雅曰杜門車馬少獨
坐岸烏巾竹屋雞鳴午花村犬吠春籬踈狐試
客簷短鳥窺人盡日蝸廬靜唯聞燕語新又聯
鳥啼深樹靜魚戲小池渾頗有平淡閑適之思

其曰竹林人語碧花塢鳥聲紅曲巧不成理
霽亭詠辛晁詩曰威能假虎熊罷悞媚或爲男
婦女趨黃狗蒼鷹真所忌烏雞白馬是何辜可
謂實錄哭第詩愧予體短才尤短恨爾身長壽
不長又聯秋聲喧蟋蟀日色耿蜻蛚又黃犢觸
樊圃翠禽登水亭耿字登字新

甲辰十一月奉常擬進李繼孫謚曰長敬公玠
憲公誨人不倦曰長述義不勉曰玠金文簡公
在 經筵啓曰繼孫爲永安道觀察使興學養
材至今多中科第者然謂之誨人不倦則失實
誨人不倦如金鈎金末則當矣以監司興學而
已不自教誨何以得此謚繼孫爲人得宰相體
善人君子也不須長字亦可得美謚其曰述義
不勉恐亦失實曾以罪謫罰而措之玠不可
上遂書敬憲公而出 下皇帝御製詩十三軸于
成化戊戌十二月

弘文館其詩爲古風體而皆言四時之景以龍
文連環回繞書之

辛丑春晉山姜文良公爲 天使遠接使梅溪
爲從事到關西唱和甚多公戲謔梅溪有絕句
曰郎心飄蕩風中絮妾意團圓盤上珠珠行只
在盤中轉絮飛萬里終難湏九華峯摧大同堙
鴛鴦夢罷誓明神適來何處阿娘子百媚千嬌
誤舊人點筆羅襦千萬字一字一畫一心鋒墨
跡未漫郎心改始信秦皇烈焰功公之西都妓
曾薦枕者已老公憫之有詩曰十年重到關西

地妓已皤。客又翁率至龍灣。遣還有詩曰。貝
江重見老倡兒。隨我他年有好期。自說龍灣曾
訪處。欲從車馬勝遊時。閑吟鐵笛誇新巧。略掃
花鬢愧漸稀。不覺半途雲雨散。獨來孤館轉孤
危。又題其扇曰。吾猶黑鬢汝紅裙。醉把長竿上
統軍。重到龍灣真似夢。不妨吹破滿江雲。一作紅
滿江十二年前贈別離。重來相見夢耶非。鏡中不
識容華變。猶把情悰說舊時。其後妓益老而落
籍。每使客至西都。妓必以扇詩呈之。多蒙賞吟
賙給之優。

吾東方食案必飭五樣外行中。曰生菜。樣飭生
蘿菘。蒿苣葱韭。香菜之類。左曰熟菜。樣以蘿菘
茄苳。蔘梗之類。細切油燻而飭之。右曰沉菜。樣
用蘿菘。茄苳。葱芥。淹以鹽作酸。壅而飭之內行。
左曰佐飯。樣用油燻乾菜。或乾魚肉而飭之。右
曰蕝。樣用淹藏醃菜。而飭之內面。設匙筋。樣此
之謂五樣。案餉客。雖多各設案。如是若豪富家
襟或官府。則加設醢。樣或炒菜。韮菜之樣。謂之七
樣。案凡進食。案畢則進飯。進羹。進醬。次進魚肉
湯。或菜湯。炙魚肉。炙多則七八器。小則一二豐

儉隨宜食幾畢則進熱水或冷水客收匙筋乃撤案大抵外官餉公私過客若非公宴例設食案而飲酒一巡每進湯炮炙燂按酒之物主人苛勸飲則或不待進飯而逃出光廟嘗問奉使朝官往、困酒於外方郡縣作何饜案而轟飲如是有一大臣對曰進食案而飲生菜焦卷而飲不能輟耳上為之大笑

成宗時後苑生葱一幹九枝謂之瑞葱砌石培之燕山因而築臺以爲荒遊之所名曰瑞葱臺築臺時徵下道軍民雇役輸布浩繁民不能堪

盡折衣內縣絮再織成布其色燻黑而尺短由是至今縣布之蔑惡者謂之瑞葱臺布

至寅年間聞寧縣松坊里一人耕田得古石佛耳目口鼻皆泯滅置之田畔偶有病喘人拜之病若輕歇遂以為靈或云放光由是隣邑有宿疾者無嗣息者未娶婦者逃失威獲者凡中心有所為禱之輒驗云男女雜沓持米布紙錢香燭花菓者日夜不絕有僧來至香火有施主作瓦屋又將作大利士族婦女皆親至祈禱聞寧縣監金山訓導皆禱其子病或祈嗣時金山郡

香

守李仁亨聞之遣儒生及吏卒捕其僧及施至
逐之金文簡公辭應教之命方居金山以詩
何賀李守云拋擲田菜不記春頑然拳石有河神
初如求食木居士漸作撞錢土舍人男女幾家
將汚染香燈一里欲因循我侯真是邠州守擊
破妖邪震四隣自叙云昔王嗣宗守邠州擒殺
神祠下妖狐時人美之有聖朝方信有英雄之
句今邠寧之石佛其恠愈於妖狐而無敢攻擊
祛惑者明府不以為他境之事而毅然遣卒逐
捕妖首焚毀紙錢使愚民曉然知其為所誤真

曠世一奇事也

圃隱明遠樓詩南畝黃雲知歲熟西山爽氣覺
朝來風流太守二千石邂逅故人三百盃殊無
窘態不似押和韻

壯狀

俞孝通登辛卯科第九人是榜自壯元至第八
人皆已先化俞曰吾榜無居我右者我亦壯元
也權止齋戲贈詩云擬辦龍頭會先生能往否
近世宰相好文雅喜迎接士類無出琴軒者公
中年廢疾恒家居賓客至則談詩飲酒疊疊不
厭一日擔肩輿呼我出城東欲得江山勝處卜

一亭榭遂於豆毛浦西岸相一地甚峻絕正臨
江心踞足甚危予亦贊成之鑿岸廣置舍十餘
楹中堂榜以江月軒時來此經宿而去臨終
遺姻姪慎公守勤為別墅後燕山荒遊每來此
而樂之盡撤傍舍構一亭甚宏敞隳岩石開輦
道盡覆以細苧今為都下一勝境牧老有到得
務浦下岸宿南京東村旺心民舍詩得務浦即
豆毛浦

荀子王制篇曰脩採清易道路註云採謂採去
其穢清謂使之清潔皆謂除道路穢惡也 燕
山遣大臣于諸道盡發士族處女號曰採青使
未返而靖固除其穢惡異哉

鄭承昔誠謹字而信性勁直志不撓屈嘗奉使
對馬島所經有梅林寺頗淨潔共請舟中久鬱
盍往一見殊方之寺公曰渠輩可往不須我我
已坐想淨掃禪房中堂置佛焚香階庭列植橙
橘簷當等菓樹不過如是耳與吾國寺利何異
我不須往及至島主家島主憚於出門祇命公
踞胡床于門外令譯再三督令祇命如儀訖及
設宴慰島主及展敬贊獻不過畫扇佩刀握椒

佩

利

辦香耳盡收一行所得合封一器臨發舩回還授價倭而送于島主處其後島主特送人以其物來請分與之上准其請公啓曰臣在彼不受到此而受前後異心誠不願也上不能強還授而送及成廟賓天公獨行三年喪由是廢朝遭非命之酷公之子傷慟亦死凡守宰之貪苛者境內寺刹或民家有菓樹必封署而徵其實歲或不結及納不如數多有被其歐辱者以是爲病斫伐其樹者比比有之一寺僧減納菓子受杖於官歸而忿焚其枝幾

聞宰
疑倒

盡間宰而又杖之僧益憤歸而盡斫其樹宰呼而又杖之僧受杖畢跪而結裙帶仰視官曰小僧之受官杖今日乃畢矣蓋樹已斫盡無可致罪故云

世宗末年好釋典時俊和尚最名經律以萬機之暇難於親講使世祖及安平大君往受而入啓由是安平與世祖皆深通內典燕山之妃慎相承善之女也燕山荒悖日甚每陳規疎屢遭非理凌辱時稱淑儀殿奴子者散在四方摧貸求利占奪平人田地奴婢公私莫

敢誰何妃每以爲嘆曰諸宮人亂國政予不可
効尤嘗切戒內需司曰如聞本宮奴子橫暴者
必先杖殺之由是本宮奴子則不敢然
燈明師學祖在直旨寺寺有好圓柿每進二馱
于內殿密啓曰弊寺距京都僻遠願令本宮
奴子歲來受兩三馱輸進妃下懿旨曰此甚易
事但慮樹菓歲或實有不實如值不實之年而
宮奴往徵依數馱載則永爲無窮之弊矣其長
慮如是有戚屬爲外郡宰進紅藍數斛雪綿子
數十斤妃卻之曰民生嗷嗷此物從何而出予

不忍留之

燕山平日所爲想其無限忍矣視刑戮無忌憚
及至遷出之時惶怖特甚請知應受刑名是日
大風舟幾覆艱達于喬桐擁入縣庭將卒圍立
燕山俯伏流汗不敢仰視何其急哉其出宮也
慎妃以爲必不得免及至喬桐安頓無他妃乃
嘆曰恨不其時請于諸帥往從遷所耳

鄭

鄭判書光世特陞資憲爲奏聞副使判書素患
痲證腎囊猥大啓以難於跋涉遠行燕山命圖
其大小形以入遂改副使之命後圖書署圖請

因功臣等傳神金知事瑄方在署摸像判書適
來見戲金曰公何圖像之晚耶僕先於燕山朝
圖像入內矣金怒曰以公賢擬我面耶大謔而
罷
申文忠公號保閑齋與成三問謹甫承命學
華語于遼東一年至三往多有唱和之什公詩
云羈懷襞積無與說梁間時有燕子語華人胡
羯雜侏離鄉小正音知幾許謹甫和云十年漢
學知何用今來只得兩三語還鄉應未辨銀根
第兄朋友誰相許正統癸亥公以書狀官隨下

孝文奉使日本前王薨不以正嗣王幼弱強臣
擅權盜賊蜂起道路間關凡八月而往還下有
老母及還上賜宴于其第以慰之公有詩云
云公既早年學華語于上因通日本于海道際
會功名勲闕爲一代元老遂以事大交隣爲己
任常帶承文院司譯院激厲文士推獎譯官必
欲爲國家得人其設漢學構隸官時散譯員皆
給點心而院中不許鄉談皆公之志也今則講
隸官爲仕官階梯而已以年齒譯員不給點心
而院中闐然無師生講誦華語之習其投屬者

效恐

皆猥雜避役之人多至四百員而緩急供職者
無幾謀國大臣亦不可不知公臨卒遺言清通
信日本成廟重違公志成化己亥遣李亨元
通信至對馬島病劇而返
宮禁瘁兒以其保護之至蘊養蓄熱多發驚風
證其藥宜用生全蝎成廟以全蝎非本國所
產命朝京醫官捕生蝎而來視其多寡賞罰之
醫官購捕蝎多得於北京館舍磚壁間命於
後苑築磚塗石灰一似中朝館舍為屋以養之
往取用然其形色羸悴薄亮多不見效成

廟又慮各道採進鄉藥必不如法命於後苑
作藥圃移種諸般藥草內醫院監其時養薤草
澆根以長茂之依時按月而收採之期不失真
廣濟萬人甘草則以不產本國自

先王朝種植於各道土沃之地遣官時時驗其
滋盛然今將五十餘稔而根株不得如中朝之
肥大者猶未見採用蓋論藥性必稱青州蝎蜀
川升麻華州細辛新羅人參者以其必生於其
地而得其性也數千里移來風土異宜資人鋤
治失其所養其不能全其性味宜哉

